

纸人

殷健灵少女物语

殷健灵 著



一部充满了
童年幻觉
令人颤栗
而又无法忘怀的
幻想小说



ISBN 7-5324-6180-7



9 787532 461806 >

定 价： 14.00元



纸人



殺
建
良
少
女
勿
語

殺
建
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人/殷健灵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 8
ISBN 7-5324-6180-7

I. 纸... II. 殷...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2777 号

殷健灵少女物语

纸 人

殷健灵 著

姜 明 装帧

责任编辑 彭 馨 美术编辑 侯强华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开本 889 × 1194 1/24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张 6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字数 128,000
易文网: www.ewen.cc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排版	印数 1-8,000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7-5324-6180-7/I·2216 定价: 14.00 元

目录

○曹文轩 ○殷健灵 关于少女心理小说的对话(代序)

2

0 时间深处的眼睛

10

1 我丢失了我的纸人游戏

17

2 谁告诉我女孩自己的事

28

3 抱抱我,丹妮

43

4 我是谁

50

5 恐怖地带的男孩

59

6 木溪

72

7 趟不过的女儿河

86

8 北京夏天的阳光

101

9 开启的门

113

10 终生难弃的书

128

活在成长的年代——我为什么写《纸人》

134



关于少女心理小说的对话(代序)

○曹文轩 ○殷健灵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

殷健灵：非常高兴能和你有这样深入对话的机会。我从小就看你的作品，心里一直是仰望你的。我喜欢你作品里那种安静、唯美、纯净的古典氛围，成人后看甚至更喜欢了。和老师辈人物对话，心中自是惴惴，说得不好的地方，还请你包涵，我也希望藉此能对自己的写作作一番梳理。

曹文轩：我们互相切磋吧。我最先想问的是，你的写作，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范畴，你是怎样来定位你的写作的？

殷健灵：我对“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有些困惑的，难道只有那些专门写给儿童和少年看的文学才能被称作儿童文学？安徒生童话一直被看做是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但安徒生并不是专为孩子写作的。他有很多作品只有大人才能体味其中的深意，而孩子也能在阅读中获得另一种显在的美感。

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太清楚是否需要儿童文学的题材和表述方式做种种限定。人们肯定了它的纯洁性、娱乐性等特点，那些不单纯，甚至肮脏、丑陋的东西能否进入到儿童文学里面来？关键是，我们的儿童和少年，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阅读？

一些问题的答案是慢慢显现出来的。接触了很多爱读书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阅读范围常常令我惊讶，其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在我的估计之上，除了文学，还涉及哲学、心理、艺术、社会学等领域。《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彼得·潘》、《长袜子皮皮》之类，几乎只能算他们的学龄前或小学低年级读物。而我们认为适合他们阅读的儿童文学，却常常让他们感到无法解渴。这是一种尴尬的错位。

在这方面，我没有严谨的理论思考。我只是凭直觉，觉得与其对儿童文学做限定，不如轻松地去除一些框框，这些框框是作家自己圈囿自己的。你的很多作品，比如引起广泛影响的《草房子》、《根鸟》等，也是在整个“文学”的范畴里来做文章，而没有局限在所谓的“儿童文学”里。结果是获得了那么多少年读者的感动与喝彩。

不过，以上都是就少年文学而言的。对幼儿文学和给小学生看的文学，我想则是必须讲些“规则”的。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基本的



前提在那里,是专为儿童写作的。相比之下,幼儿文学更难写,做到既浅显奇趣,又隽永深刻,是比较高的艺术境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勇气尝试。所以仍然在写成长文学,它介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是比较狭窄却又无限宽广的一条路子。

曹文轩: 这就是我这些年所宣扬的成长文学。在没有这个概念之前,我们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经常为什么是“儿童文学”发生激烈的争执。吵了那么多年。许多人的作品,被说成是“成人化”。这些作者甚至被认为是本想搞成人文学的但无奈搞不下去了,现在只好混到儿童文学这块地面上来了。持这样看法的人,俨然以儿童文学的正宗传人自居,很有点儿要轰人走的样子。搞得这些“成人化”作家感到很郁闷,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即使这样“成人化”了,仍然觉得有点儿束手束脚的,感到很不痛快。尴尬的原因就在我们没有对一种存在状态作出十分明白的辨析。就是你所说的,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还有一个灰色的地带,这个灰色的地带在归属上很难确定。而这个灰色地带却又是十分的辽阔、资源丰富,是文学没有理由放弃的。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给它命名。一命名,疆界就清楚了,再做起什么事情来,就合法了。并且因为这个命名,我们对特定对象的思考,就变得深刻起来了。我们方便了许多。你的这些写少女心理的作品,也是属于成长文学名下的,甚至是十分典型的成长类作品。现在我要问的是,你为什么将关注的主要对象放在少女身上,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殷健灵: 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女性。对少女的成长,从身体到心理的隐秘都有非常切近的体会。我是个异常珍惜记忆的人,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也给了我很多深刻的体验。

还有,大概跟我长期从事的职业也有一定关系。有很多年,我一直在编一本女性刊物,接触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女性。在了解了她们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后,往往会回溯到她们的成长时期。犹如蝴蝶效应,成长时期的每一丝波动都会对日后产生影响。

归结到最根本的一点,我热爱少女。一直以为少女是世界上最纯美、透明、甘

香的风景,淡如莲花,是我迷恋的境界。很可惜,那些美好的东西在岁月的冲刷中慢慢失去了。越是容易失去的,我越想挽留。

曹文轩: 不是没有人企图涉及这一神秘的世界,但在我看来,大多显得浮皮潦草,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世界。我认为,你的作品才算是进入了,并且抵达了最隐秘的地方。这与你是一个女性是否有一定的关系?

殷健灵: 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作家早已达到了你理想中的境界,这和性别有关,又似乎没有太大关系。比如茨威格、川端康成、纳博科夫,他们对少女世界的进入比之女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国内的作家里,陈丹燕对少女心理世界的描摹就很精到。身为女性,大概只是占了先天的优势,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吧?

曹文轩: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你在写少女生活时,不仅仅是揣摩她们的心理,还非常在意她们的身体。在你看来,“身体”这个词是否十分重要——对少女来说尤其重要?

殷健灵: 身体是承载成长这个复杂过程的表面载体。思想和心理的变化往往因身体的变化而生,尤其对少女而言,她的外表体征的变化,不但会影响她对自身的看法,而且同时影响到外界对她的反应,并由此作用到她对自我的评价。这是个连动的过程。美与丑,对少女的意义往往比对少男大得多。

曹文轩: 将目光大胆地落于身体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回避的。你的触及,意义何在?

殷健灵: 很多时候,女孩因为不能善待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会对她以后的人生产生影响。身体的发育,是给予你即将成为“女人”的信号。而你的心理和思想是否跟得上身体的变化? 这变得很要紧。在这个社会价值体系当中,身为女人,是需要承担一些特殊的東西的,它来自身体,也来自习惯、习俗等等。但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要做抗争还是顺从,身体都是问题的本原,我不能回避它。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太满足于这样的表达了,我更关注女孩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曹文轩: 你这样的调整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你以前的探索仍



然可以同时进行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你以前走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底。我说的就是关于身体的探索。关于身体的含义,似乎还有更加丰富的解读。另外,从美学角度而言,对身体也是有许多诗化的文章好做的。你写少女心理小说,是无法回避她们的身体的,她们的心理永远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我这里所说的身体,包括肉身,但不仅仅是指肉身。除了对纯粹的身体关注外,还要将身体置入社会——社会语境中的身体。总之,我觉得,“身体”这个词,是有着无比广阔的内涵的。

殷健灵: 身体自然是与生命同在的。我永远记得查泰莱夫人撒满了花瓣美丽得无与伦比的裸体,这身体丝毫不会勾起你的淫念,与之联在一起的,是天使般的纯真,是生命的圣洁,是美的极致。

曹文轩: 你的作品一般不是由故事本身的逻辑性来推动的,而是顺着感觉、顺着情感的流动而自然推进。我很想知道你在这种写作状态中的感受。

殷健灵: 我往往缺少严密的结构故事的能力。正像你说的,我不太擅长利用情节的动力来推进我的文字,却常常依赖于情绪或者感觉的流动来铺陈我的文字。这种感觉犹如顺流而下的花瓣,漂浮着行进。往往是在形成一个故事的轮廓,有了表达的冲动之后,从下笔的第一句子开始,故事便随着文字的铺陈而推进。这其中常常缺少设计周全的转折,因此,时常要停顿下来,费一番思考。我常常凭借音乐来捕捉灵感,写不同的作品,听不同的音乐。在写《纸人》的时候,我反复听高晓松的校园歌曲,轻灵而忧伤的调子适合我需要营造的氛围。而在写另一部成人童话《一滴秘密的眼泪》的时候,萦绕在我耳边的是莎拉·布莱曼空灵的歌声。我挚爱某种情绪产生时的灵光,它们往往与故事的转折同时发生。但你似乎不同,你往往在写作一个长篇之前,就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腹稿。

曹文轩: 这可能与性别多少有点儿关系。在我的印象中,女性写作者的作品,往往依赖于感觉与情绪,而男性写作者往往依赖于较为理性的构思。他们的写作,在许多时候是精心安排的,甚至是蓄谋已久的。写什么,后面的路线图是什么样,结局如何,一般都是心中有数。女性写作者的写作,似乎有点儿写到哪儿是哪儿的意思,很散漫,很轻松,而就在这散漫与轻松中写出好山好水。我很欣赏这

样的创作状态,我觉得那种感觉一定很好。但我就做不来。我写小说,往往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就一直在那里酝酿着,很像广东人煲汤,就那么一点儿东西,但熬的时间很长。还是来说你的创作。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以后的作品,是否会触及一个敏感的话题:性。就我所知,西方的少女的阅读以及反映少女生活的作品,早已抵达了这个层面。你认为这个层面有无抵达的必要?在中国语境中,这种抵达有无可能、可能性多大、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抵达?

殷健灵: 有一个词,我们都已经不陌生了,那就是所谓的“身体写作”。一些和我同龄的女作家已经很尽兴地挥洒过她们这方面的情绪,并且引起了不少骚动的声音。人们之所以对此做出热烈的反应,我想多半是因为“新鲜”的缘故,我们毕竟是个在“性”方面比较保守、含蓄的国度。不过,她们的作品我读得不是很多,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她们中的有些人,似乎是为了写身体而写身体,把“性”当做某种东西来玩味、欣赏,作为读者,难以从中受到深刻的“震撼”。是的,我想,真正的表达得好的“性”,是应该也必须引起读者的震撼的,或者说必须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审美感受。因为“性”是人最本质的东西。在这方面,我比较认同弗洛伊德的学说。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很多问题,追溯到本原,往往是“性”。这是个类似DNA的复杂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我已经在以前的作品里表达过这个主题了,当然还是适可而止的。以后或许还会触及,不过,只会用我认可的、充满了美感与诗意的方式去表现,那也许是超越了身体之上的。你说的中国的语境,那要看在什么意义上的语境。中国古代就有令今人叹为观止的性文化,但如果把它拿到文学作品当中来,就必须是艺术化了的。

曹文轩: 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所有一切。在这个问题上,即使写少女心理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方式。你的这一意识我以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处理什么样的题材或者说探索什么样的敏感问题,都必须回到文学的立场上来。我们写的是小说,而不是非文学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并不负有探讨什么问题或什么领域的职能。文学写的是人间一段故事,写的是一种状态,一切都在这些故事之中,在这些状



态之中。我们不是为探讨问题而写作的。文学是呈现,而不是揭示,更不是论证。你能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没有被题材所牵制——这样的题材非常容易使人忘记文学性,而念念不忘自己是在写小说,是很值得庆幸的。文学失去文学性,就什么也没有了。下面这个问题是我在阅读了你的作品后一直想问你的:你笔下的少女都是忧郁的,并且心灵常常具有伤痛。这些少女出现时,往往有诗化的色彩。很少看到你笔下有泼辣的大喊大叫的女孩。这样的选择,在美学上有考虑吗?

殷健灵: 在很多时候,我只是在进行感性上的写作,很少有理性的东西在指导我。你说的这一条,我以前也没想过。这么一说,我才细细回想:果真是这样的么。我想,这大概和我的心性有关系吧。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特别会闹的人,喜欢忧郁美,喜欢月光和静水深流的情致,总觉得经过沉淀和曲折有蕴藉的东西才有美感、有内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些张扬的、美得热烈的东西往往肤浅,并且流于短暂。

曹文轩: 你的小说世界,基本上是清澈而纯真的。你将生活的污秽部分作了淡化处理,而凸现出它美好的让人哀伤与沉醉的一面。在你看来,“美”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它与你的少女又有什么关系?

殷健灵: 我想,用审美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污秽,应该是成长文学区别于一般文学的特点之一吧。我比较固执地坚持着我所认为的美感,审美地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若是我们生活在一片污秽当中——生活本身已经很残酷与现实了,不需要文学来强化这种污秽与残酷,它只能使恶的人更恶,使生活更糟糕。当然,那些体现人性的有力度的文学描写又另当别论。悲剧同样是一种美。现今的人们太需要“美”的熏陶了,也许这个观点很悖时,但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只有美才能愉悦人,而绝不是丑。除非人类变成另一种生物。对美的执著向往永远都不会改变,这是人类的本性。而少女恰恰是美的载体,对少女这个意象的理解,我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其实,你也是很钟情把纯美的少女作为你作品中的人物的。

曹文轩: 但我是经常性地在怀疑我的写作。说心里话,我有点儿吃不消当下的文学时尚了。你看,人家都在那里往死里追求思想的深刻,而你还不识时

务地谈什么诗性,谈什么美感。中国人疯掉了吗,怎么一说到“美”这个字眼,就觉得矫情呢?文学将祖先创造的那么好看的文字用来写什么?写厕所,写浓痰,写蒜臭,写脚气,写窥阴,写各种各样的猥琐之物象,之事情,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是与深刻、真实、真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我时常觉得自己孤单,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浅薄。有时有一种冲动——想深刻一把的冲动。我知道,那种所谓的深刻藏在哪儿——藏在污垢里,藏在腐烂里,藏在无耻里。我对中国文坛的这样一种心态百思不解。一个民族的文学居然将那样大的篇幅交给恶俗,一些人并因此而被认为是作家——出色的作家,对此我一直不能从理论上证明它的合理性……我认为情调是一个来得比情节更重要的东西,你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殷健灵: 情调大概比情节更高级,情节只能满足人浅层次的阅读审美需要,而情调却可以深层次地陶冶人的性情。

曹文轩: 如果你的少女心理小说在触及本来状态时不有所舍弃和有所保留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更加大胆地显示的话,是否会给作品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产生更大的影响?我很想知道你在这个领域中最终到底走多远。

殷健灵: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想过。写作时我的确是有所保留的,因此仍旧是那种比较温婉的调子。我的弱点是缺少直面“残忍”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心态仍旧保留在过去的少女期,与其说无法直面,不如说是不忍直面。这套书所选的作品大多写作于两年前,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这和我自己的阅历增加有关。其实,写作的路子也一直在调整,不单在这个领域,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和自己的年龄一起成长,逐渐地丰厚起来。



0 时间深处的眼睛

时间从指缝里无声流逝
为了永远年轻
我们回忆和追索
当我早已与少女时代挥别
它从时间的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
提醒我
那是你无法摆脱的迷恋

我已经 28 岁了。很长的时期我无法正视自己的年龄,因为我觉得自己依然活在过去,那个充满了梦想和靛蓝的天空的年代。时间的花瓣在我的身边不断地凋谢和盛开,记忆却始终像含露的早晨那样新鲜和芬芳,我不能阻挡许多人纯真的眼睛在岁月的风霜中渐渐枯萎(总有一天我也会那样),但至少我可以让自己在尽可能单纯的日子里久久停驻。

5 年前,我成了一家生活杂志的编辑,我开始接触生活的庸常、婚姻的琐碎和在平凡人生中挣扎的人们的无望,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她们中有我的读者和作者,还有的是我的采访对象。她们有的魅力四射,有的却被岁月磨蚀得黯然无光。她们的声音如同秋天枯黄的树叶蝴蝶一般地翻飞,在我的心里鸣响,我不希望这些声音成为永恒,因为它们会催我迅速老去。我更留恋于在纸上和少男少女们对话,这是绝好的净化心灵的方式。这部小说自然也是写给少女们看的。

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前两个月,我的身边连续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

首先是天气变得诡异多端,6 月的上海连续两个星期暴雨滂沱,雨点大如蚕豆,敲打在路面和玻璃上,如同万马急行。雨下得没有间隙,雨声密集得令人窒息,到了深夜,大雨便狰狞得像肆无忌惮的怪物席卷一切吞噬一切。从没见过这样的大雨,我 85 岁的老外婆说。每天,我打着伞走到雨里(我挑了把最坚固的伞,平面是那种星夜的蓝,上面布满梦幻的碎花图案),不堪一击如同被打蔫的衰草。

这天傍晚,我拿了伞出门,我知道此行路途艰难。我必须转乘三辆车,花上将近两个小时,纵越整个城市,到达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我是那里的“青春热线”主持人,今天是星期五,我当班。我特意挑了一条紧身的藏青色裤子,免得累赘。可当我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那条裤子还是被雨水浸得变了颜色,湿漉漉地粘在身上。

门诊设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这是一幢新盖的大厦,半年前才竣工。心理门诊因为不是什么赢利机构,便被安排在底楼紧贴中央空调管道的屋子里,“嗡嗡”的噪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四周,扰得你心烦意乱。隔壁的音像书店里顾客寥寥,楼上的保龄球馆的生



意今天也似乎特别萧条，大厅里只有一个保安在走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照出他寂寞的人影。

今天可能碰不上一个求询者，我想。

然而热线依然忙碌，这样的雨天是人的心事泛滥的季节，我一连接了三个电话，都是女中学生打来的，其中有两个只是为了聊天，我们早已成了未谋面的朋友，每逢我值班，她们都会来电倾诉。她们说她们缺少可以说话的对象，觉得自己像空气中自由活动的分子，却很少有激烈的碰撞。我和她们对话时，常有如鱼得水的松弛感，这与我平时的工作大不相同，尽管在这里我完全是义务的，但是我很乐意。

接第四个电话的时候，我遇上了一点麻烦。“喂”了好几声，对方才像刚从坟墓里苏醒过来一样发了声，这是一个让我辨不清性别的声音，低沉、沙哑得像个中年男人，可他却自我介绍说是一个高中女生。他说的是青春期的生理困惑，用词暴露，甚至有些不堪入耳，直觉提醒我这或许是一个拙劣的恶作剧，因为偶尔会有一些压抑和失常的人借热线电话发泄郁闷。我正琢磨着如何婉转地打发他，身后的玻璃门响了。

门的响声很轻微，仿佛是气流挤压时发出的呻吟。

从门缝里探进一张蜡黄的脸来，她的半个身子掩在透明的门后，一束灯光恰好打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紧贴在脸上，这使她的脸看上去更为瘦削。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眼神怔怔地盯着我。

一个神秘的大雨之夜，一个奇怪的求询者。

我和善地请她进来，让她在转椅上坐下，顺手给她递了杯茉莉花茶。

也许你更习惯喝饮料，可我这里只有茶。我说。我一直觉得茶是成年人的专利，茶的沉稳和内敛不太适合少男少女。乘她喝茶的片刻，我凝神注视了她几秒钟。然后我在心里大致勾勒出她的轮廓——

12



纸人·

时间深处的眼睛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腼腆、内向，不很合群，功课不会太好，缺乏自信，尤其是对自己的相貌。

见我微笑着看她,她不好意思地放下杯子,不等我开口便非常配合地开始了自述。她的鼻尖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手指始终紧张地拽着裙边,她穿着天蓝色的棉布裙,有些旧了。

我从五年前就开始到处求询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患有“强迫症”,一到晚上我就害怕,我总是睡不好,因为即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会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往上提、往上提,弄得我好累好累。哪怕是在白天,我的思绪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滞留在某个念头上,比如放学后,我会反复回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漏在教室里了;我长时间地照镜子,研究自己的皮肤是否又粗糙了……类似的问题困扰我,无法排遣。我的思想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过不去,又退不回来,悬在半空中,我的身体仿佛也被抽空了。我偷偷去医院看心理医生,按照医生的要求练习放松,最后却发现无济于事。我还是被卡住了,卡住了……

她的话晦涩难懂,她重复着“卡住了”三个字,这是她独特的语言。

你和同学相处得怎样?我问她。

我基本不与人往来,只和一个女同学关系不错。

你最害怕什么?

害怕?她将食指顶在嘴唇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已窥破了我的秘密……

说着,她使用力地拽自己的裙子,将那里弄成皱巴巴的一团。

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用“卡住了”这样的象征语言,表达她对前途无望的深层心理,想“退回去”则表明了一种逃避成长的心态。但这仅是表面理解,直觉告诉我,在她的叙述背后还有更大的隐情。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所有的心理异常和精神疾病无外乎两大成因,其一是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彼此不和造成心理冲突,冲突不能缓解被压抑在潜意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其二是因幼年时个性心理发展不顺利所形成的痛苦经验。幼年的痛苦经验虽然在成年后不复记忆,却被深深烙刻在潜意识中。而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

